

昆仑文学丛书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权延赤

# 第三代开天人

5



● 叔 延 赤



## 第三代开天人

·昆仑文学丛书·

第三代开天人

权延赤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8 $\frac{1}{4}$ ·插页8·字数153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·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5,000

书号10137·113 定价0.85元

---

2. 1000  
8001



昆仑文学丛书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## 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昆仑文学丛书》，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、真理与正义，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，他们的爱或憎、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、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，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；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，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，绿树在这里成荫。

这套文学丛书编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，以及其它文学作品。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。从八三年开始，计划每年出一套，每套约十二本，每本十万字左右。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，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。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，是我们的向往。为了实现这个奢望，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，出版及时，印制精良。



只要走到指战员当中，总能听到那个强音：  
写吧，就写出他们！

每当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，心里便响起另一  
种声音：这篇不能算数，争取下一篇吧！

权延赤

---

## 作者小传

权廷赤，男，1945年11月26日出生于河北定县。197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。入伍后，历任话务员、无线电技师、副指导员、文艺宣传队长、机务大队副政委、理论教员、某军宣传处干事等职，现为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。1975年开始写作。至今，已发表短篇小说三十多篇，报告文学、散文十多篇，中篇小说五部，出版过长篇小说《蔚蓝色的脚印》，并创作了六幕话剧《火红的晚霞》，共约百万字。

## 序

吴 之 南

刚拿到《第三代开天人》时，我只是信手翻了翻。但读过几页，便有一种不终卷就难以释手的感觉。读完之后，感到这部小说不但有味道，有读头，而且颇有一点分量。

说它有分量，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。作品写了一个航空兵师在训练和干部工作方面的改革，写出了具有八十年代风采的改革者的形象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党在农村工作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，新的农业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。以此为开端，工业、商业、文教、卫生、科技等各条战线也相继而起，改革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些情况，在文艺作品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反映。部队工作和其它战线一样，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，也在积极地进行着改革，而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，当代改革者、开拓者的形象却寥若晨星。当然不是说没有反映这方面的作品，但要论既有恢宏的气势，深刻的内容，又有动人形象的作品，《第三代开天人》恐怕要算头一篇。

说它有分量，还因为作品的内容涉及面广，概括性



强。从部队党委和军政首长的领导，到司、政、后三大机关的各个方面大都接触到了。但作者的笔锋是广而不泛的。就象凸透镜聚光一样，将许多漫射、衍射的光线，都聚集在一个焦点上。司令部有许多工作，作者只抓了作战训练；政治部也有许多工作，作者只抓了干部的配备和使用；后勤工作更是千头万绪，作者只抓了机务保障。这些都是航空兵部队工作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害；都是首长重视，干部关心，群众瞩目的关键。抓住了这几方面的改革就抓住了核心，就可以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。

说作品有分量，还表现在作者揭示矛盾的深度上。作品写了训练方案的优劣之争，写了思想路线的正误之争，还写了顺乎潮流所向、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革新者，与抱残守缺、墨守陈规的保守者之争。但更可贵的是作品写了人与人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写了人物性格和气质上的矛盾，写了人们心灵深处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。这些问题，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，过去往往被视为“畏途”，不敢轻易涉猎。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上结构故事，展开矛盾，塑造人物，确实是一道难题，一着险棋。权延赤同志毅然给自己揽下了这道难题，是颇有一点胆识的。好在他的生活底子比较厚实，思想敏锐，加上他有曾经发表过上百万字作品的创作实践，这道难题居然答出来了，而且答得比较圆满。这个结果，据作者讲，就连他自己也是始料之所未及的！

说到作品有味道、有读头，我以为首先是作品里面有

几个有血有肉、栩栩如生的人物。使人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两个针尖对麦芒的主角：一位是有科学头脑，有强烈的进取和开拓精神，有优良的军政素质，直言不讳、疾恶如仇的神鹰师师长邓剑泉；另一位则是吏道纯熟，精于世故，老谋深算，城府莫测，虽然在革命部队里呆了几十年，身上的革命味儿却几乎丧失尽净的副师长成风涛。这两个在性格上水火不相容的典型人物走到一起来了，这就不可能没有矛盾，没有斗争。邓剑泉并非没有搞好团结的愿望，他原来的想法是：“水火可能是不相容的，但他们却成了（火车）车轮前进的朋友。”而这种矛盾是难以调和的。成风涛早就下了这样的决心：“是水就要浇灭火，是火就要烧干水，才不做使车轮前进的朋友哩。”

如果他们中的一方是“软包蛋”，另一方占压倒优势，那么，这部作品就很难摆脱“一般化”的窠臼。但作者赋予了这两个人以同样机敏的头脑，同样的活动能量和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决不妥协的韧性。正由于双方旗鼓相当，作品才能真实而准确地反映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。作品也才摆脱了平庸和一般化，也才有了味道和读头。

权延赤同志是很重视刻画人物性格的，但他很少用静止介绍的方法，总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真实而典型的细节来刻画人物。在作品中，他没有站出来说过一句邓剑泉如何大公无私、光明磊落，和成风涛如何蝇营狗苟、人格卑下的话，只用几个细节便给读者打了烙印；

当成风涛日思夜想的“拉边套的日子结束了，去当辕马——即当师长”的梦想破灭之后，对当了师长的邓剑泉怎么也看不顺眼。他看不得邓剑泉进师长办公室，看不得部队服从邓剑泉的指挥，甚至看不得邓剑泉头上没有白发，行动过于矫健。

而吃尽了成风涛暗中使绊子苦头的邓剑泉，当听到有人提出要把成风涛调走的建议时，却说：“调哪儿？（他）在这儿扯皮，推给别人就合适？……从（管）作训拿到（管）后勤已经说明问题，不能再推！”

两个人的话都不多，但孰优孰劣，谁高谁低，读者不但一目了然，而且印象是很深的。

说这部作品有读头，恐怕与它提出和回答的问题，正是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的问题相一致有关。

改革不改革，怎么改革？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，也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工作、生活和切身利益的大事。我国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，但目前还不能说是很完善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的确还存在某些合理而不合法，或合法却不合理的事。个别的地方，甚至还有既合法又合理的事处处碰壁；而既不合法，又不合理的事却通行无阻的怪事。怎样才能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改革掉，这是大家极为关心的事。而这部作品正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。主要人物邓剑泉以改革为己任，用快刀斩乱麻的果断行动，处理了许多老大难的问题，他所以能赢得读者的心，引起他们的共鸣，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这部作品的生活气息浓郁，素材的密度大，进展的节奏快。无怪乎有的同志说：把它稍微作一点“稀释”，就可以拉成一部长篇。但作者还是把它当中篇写了。不掺水，不加“填充剂”，尽可能把最精萃、最纯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，恐怕也是这部作品能够赢得更多读者的原因吧。

在这个集子里，还收进了作者另外的两部中篇。一部是推理小说《矿山疑云》，曾经在《工人日报》上连载过。这类作品通常对文学性的追求不是很强烈的。但情节起伏跌宕，故事曲折，可读性强。另一部是写铁路工人生活的《高高的云彩岭》。这部中篇则在语言的性格化和人物个性的刻画方面，很下了些功夫。从这几篇题材、手法、风格、样式都不相同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出作者生活阅历比较丰富，写作路子比较宽广的特点。权延赤同志从事创作已经走了不短的一段路，步子越走越坚实了。他自己觉得《第三代开天人》只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攀登之路还长。我想有了这种不断创新和探索的顽强精神，他未来的作品一定会达到新的高度的。

## 目 次

序.....吳之南（1）

第三代开天人.....（1）

第三代开天人（续篇）.....（63）

高高的云彩岭.....（151）

矿山疑云.....（198）

---

# 第三代开天人

## “赵括”挂帅

1 机群从粗犷、苍莽的黄土高原上掠过。隆隆喷气声在高低错落，如大海一般波状起伏的黄土塬上滚动，在宽窄纵横的现代河谷里回荡，在裸露出砂页岩背脊的太白山巅缭绕。最后，拖着不甘休的长啸，顺山脊滑落在银灰色的跑道上。

三发红色信号弹宣告军区空军对“神鹰”师的军事考核结束了。

这是一九八一年的七月。从军区机关到“神鹰”师的基层连队，广大指战员都陷入深沉的思考：算算吧，指挥员的军事理论78分，实际作战指挥65分，应变能力仅仅59分！空中截击91分，近距格斗却只有70分！能怪司令员出题太难、太怪吗？中东战争为我们敲响了警钟：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飞机性能不相上下，而击落飞机的比例最高达到56比1。从一场具体战斗来讲，战争的正义性并不能代替作战的军事素质啊。

“神鹰”师在朝鲜战场曾击落敌机一百一十四架，庆功会上，收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、政治部联合发来的贺电：“‘神鹰’师破敌胆，飞将军立奇功！”成为人民空军的一面旗帜。而今三十年过去了，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：武器装备现代化，战争区域立体化，诸兵种作战协同化，武装力量总体化。如果我们对空战的认识和训练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经验上，后果将会怎样？

以“神鹰”师为例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里，用最少的经费培养出高质量的飞行员，用最小的代价把全师战斗力提高一大步。怎么办？派真正的将才去！派谁？打字室白纸黑字印出一个名字：邓剑泉。

命令尚未下达，军区空军机关已经一片哗然。这并非因为邓剑泉年轻，而是因为他那个绰号：“赵括”<sup>①</sup>。

邓剑泉一九五八年参军，今年四十一岁，属于第三代开天人。第一代开天人是指红军时期，我党派往国外学飞行，以及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，在新疆盛世才的空军里学过飞行的老红军。抗战结束后，以这批老红军为中坚，在东北创建了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，培养出一百多名优秀飞行员。第二代开天人是在朝鲜战场上翱翔铁翼，扫荡云烟的志愿军空军英雄。第三代开天人是指国土防空作战训练中成长起来的广大指战员。这种分“代”法虽未

---

① 赵括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，小时学兵法，善于谈兵，父亲也难不倒他。后来他代替廉颇为赵将，只据兵书，不知变通，在长平之战中，被秦兵打败，全军覆没。因此，赵括就成了纸上谈兵的代名词。

见诸文字，却为空军广大指战员所公认。

“赵括”的起因，不在于“第三代”，“没打过仗”，而在于他发表过几篇军事论文。论文发表在近几年，主要是他在空军学院学习的这两年，在作战研究、飞行训练和人才培养上提出一些观点。比如：在作战上，浅薄的人只谈论战术，真有远见卓识的军人则还要谈论后勤和支持能力，因为这才是战争胜负的最终所在；在飞行训练中，飞机、器械、教员、计划，首先要保证尖子飞行员；军事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，也是衡量军队现代化、正规化程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志。

且不要小瞧这些观点，他据此把抗美援朝空战中几个胜利的战例否定为败仗；否定了军事训练中一个传统口号：“不让一个同志落伍”，并斥之为“空想”、“败家”。他甚至据此把空军正规化建设的典型之一——“神鹰”师，说成“存在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”，是“耍花枪”。

也许“少壮”提问题有些偏激，不尽全面，但是矫枉过正，必然震动更大。每当一篇论文发表，都免不了引起风波，招惹不少人找上门来。其中有胸怀大志的“少壮派”，有经验丰富的“稳健派”，还有战功赫赫的“元老派”；有尖锐的争辩，有诚意的请教，有严肃的探讨；能听到鼓励，也能听到善意的告诫和恶意的挖苦。“赵括”便是告诫和挖苦的产物。

第一个喊他“赵括”的是抗美援朝的功臣，“神鹰”



师原任师长纪铁生。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中，邓剑泉引经据典，除了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，还经常说出一些陌生的名字：比如克劳塞维茨、杜黑、古德里安和富勒。至于他用到的运筹学、概率论、现代控制论等方面的知识，更是纪铁生闻所未闻。纪铁生气咻咻地挥挥手，阻止他的滔滔不绝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复杂够了！我问你个最简单的小学问题：二和六哪个数多？”

“当然是六多。”

“那么我方损失两架，击落敌机六架，谁胜谁负？”

“这个问题就复杂了。根据加权平均法……”

“是被你搞复杂了！”

“不，是战争本身复杂。如果敌机总数比我机要多五倍，补偿能力又比我军高三倍，那么照此打下去，要不了几个胜仗我机就会打光，而敌机还多得很，那时我们就会彻底失败！”

纪铁生一下子怔住了，可是很快又涨红脸，喊道：

“可是朝鲜战争我们打胜了。纸上谈兵，我怕你当赵括呢，年轻人！”

邓剑泉马上辛辣地反驳一句：“苏联国内战争中一位常胜将军，在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仍然坚持要用马拉炮，他就不信机械化，结果连吃败仗，被斯大林撤了职，差点掉脑袋！”

这样一个人物，放到院校或军事研究部门还可以，现在却让他带兵，而且是带“神鹰”师，能行吗？“血染长